古書中的推薦文——以南宋魏了翁雕版書法爲中心

許哲瑛 紐約大學美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提 要

宋版古籍的序跋有時與正文字體不同,呈現出鮮明的個人書風。本文嘗試將此類書跡定義為「雕版書法」,探討此一現象出現在宋代的發展脈絡,再以有墨跡存世可供對照的南宋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為中心,蒐得李壁(1159-1222)注《王荊文公詩》、陳思(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輯《書苑菁華》、衛湜(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禮記集說》、王德文(1190-1246)《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四部古籍為主要材料。

筆者藉由觀察雕版書法形式、閱讀書序內容、聯繫相關人物網絡、歸納雕版書法性質等,推測刊者刻意保留書法原貌具有一定的彰顯意涵,而魏了翁所撰數篇書序,則可能反映了魏氏與不同求序者的關係。由此可以觀察到雕版書法的社會功能,並進一步省思書法於華人社會文化所佔地位。

關鍵詞:魏了翁、雕版書法、宋版書、序跋、出版文化

一、前言

現今出版之書籍,往往仿效古書前序後跋的形式,書前泰半均有作者自序或他人推薦序,且多以電腦排版,字體則有新細明體、標楷體、仿宋體、魏碑體等等任君選擇,序末再影印作者簽名,以昭公信。偶爾亦有作者在出版詩集時以書法謄抄,在形式上顯得別樹一幟(圖1)。¹在雕版盛行、活字印刷不普及的古代,尤其是宋代以降,書籍往往由書手抄寫後鏤版印刷成書,其字體則因區域、書坊等等不同而有所差異。不過,除了根據書手抄寫而鏤版的無個性字體之外,在書籍序跋的部分,尤其容易出現頗有個人特色的字跡,顯示出可能是屬於作序跋者本人的書風樣貌。這類筆者稱之為「雕版書法」的作品,誠如碑帖一般,由於經過勾勒上版、雕刻、印刷等過程,品質勢必無法企及原本的書跡,但在原跡已供的情況下,這些古籍中的雕版書法無疑以另一種形式,為後世留下一批可貴的材料,值得進一步搜索與探究。

由於現存宋版書十之八九均出版於南宋時期,筆者將在回顧相關研究、略述雕版書法起源等問題後,以南宋時期聲名卓著、且同時有墨跡與雕版書法傳世的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為中心試探雕版書法。

二、「雕版書法」定義與相關研究

在界定所謂「雕版書法」之前,以下先回顧相關研究。首先,在傳統版本學之中,刻書字體風格時常是鑒別版本年代早晚或刻書地域的手段之一。如《圖書板本學要略》稱「審字體實為鑒別之要方」。²所謂「雨淅崇歐、福建學柳、四川崇顏」等概略性說法,即是在鑒定脈絡下所做出的歸納。³而本文所關心此類多半出現在序跋、且以作者手書上版的現象,至多被視為版本鑒定的一項佐證,⁴基本上並未得到版本學家注意。

較早注意到這類書跡的是曾經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書法史學者祁小春。根據

¹ 洛夫,《魔歌:詩與書法合集》(臺北:探索文化,1999)。

² 屈萬里、昌彼得合著,潘美月增訂,《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6),頁76-77。

³ 潘美月,《圖書》(臺北:幼獅文化,1986),頁90。

⁴ 陳先行,《古籍善本》(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103。

其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一書,⁵ 祁氏定義「版刻書法」為古籍中以手書雕版而成的書跡,尤其是序、跋、題、贊、歌中多為名家書法,其中可以見到不少書家之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詩人等古人手跡,可補書法史現存實物之不足。論及研究方法,祁小春認為應當先判斷版本之真偽與年代,繼而通觀序跋內容,若一部書中有多人序跋則考察序跋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另外尚可參照相關版本著錄等文獻,最後必須判斷書風,如比對同一人不同版本的書跡,或對照傳世墨跡等皆是可行的方法。⁶《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一書首次關注到古籍中的版刻書法,並蒐集到許多例證(部分為日本珍藏孤本)、提出研究方法,在開發新材料上可謂貢獻卓著。祁小春近年接受訪談時提到 2008-2009 年進行「古籍版刻書跡研究」一案,⁷ 成果或發表於 2017 年出版之《古籍版刻書跡例說》,惟筆者尚未得見該書,暫記於此。

2012年劉元堂奠基在《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全本影印四百餘部宋版書的材料基礎之上,以〈宋代版刻書法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⁸ 劉氏根據刻書字體的起筆與收筆,首度具體而微地梳理出版刻刀法之區域風格(兩浙、福建、四川、江淮湖廣)和時代演變(南宋早、中、晚期),使以往版本學家的概略性歸納拓展了一大步。作者不但曾經實地考察刻印過程,也注意到書手、刻工、印工等物質層面,並歸納出版刻書法的演變規律,乃至於對「宋體字」的正確認識,可見其所下功夫之深,值得佩服。第五章專論〈宋代版刻行草書及篆隸書〉簡介部分代表作品,並表列行草書序跋、給予每件作品一段簡短的書風評述。整體而言,作者認為南宋版刻行草風格不出北宋四家或二王,南宋末期版刻楷書漸趨向以歐體為主流。版刻行草的地域特色雖無法明確劃分,但福建、江西仍有一定特色可供鑒定。附論則利用南宋版刻書法風格解決一些爭議的版本鑒定。

然而,這種以另類形式留下來的書跡,除了補充書法史現存材料,或是鑒定 古書版本之外,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研究價值,或甚至是更重要的意義?漢學家牟

⁵ 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東京:東方出版社,1998);祁小春,〈古籍版刻書法〉,收入杉村邦彦編,《中国書法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2),頁361-379。

⁶ 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頁9-22。

^{7 《}書法 導報》 訪 談,2009 年 9 月 2 日,35 期,書法 江 湖 商 城,http://www.shufa121.com/thread-462460-1-1.html (檢索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此處「版刻」顯係由日文漢字「板刻」直接轉換而來。

⁸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2011);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2012)。

復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替「書法與東亞古籍」(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展覽撰寫的前言指點了進一步深思的方向。牟復禮藉由對比東西方藝術、印刷術的不同,思考書法在中國藝術當中的獨特性,以及書法在中國書籍印刷史上可能扮演的角色。9此文雖短,卻是頗具啟發性的論述。推而言之,書法的字體、行氣、章法等都是呈現個人情性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對於無法呈現個性的活字印刷,雕版的作法較能保留作序跋者書跡原貌,甚或具有彰顯個人特質或推薦序的意涵。有鑑於印刷史書籍多以「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相對,筆者採取「雕版書法」一詞,廣義而言,包含所有以雕版方式鏤刻刷印的書跡,其中或有出於佚名書手,或出於名家手書,情況不一;狹義而言,則專指古籍序跋及書札中呈現鮮明個人書風特色,或至少可辨識出固定書寫特徵的書跡。另外,儘管所謂的「牌記」或刊刻者題記偶爾亦會出現特殊字體,惟其多半難以確定書者,書風也少見個性,暫時不予列入討論。10以下筆者將以狹義的雕版書法為研究對象,除了關心形式(書法)之外,更納入序跋文字內容的討論,11以期對相關的文化現象有所瞭解。

最後,由於版本的早晚與優劣攸關是否保留原版面貌,近年陸續影印出版的善善本古籍,除了《中華再造善本》之外,還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¹²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藏書單位出版的善本古籍圖錄,¹³ 替雕版書法的研究創造了先行條件。下面將先追溯雕版書法之起源,並說明南宋時期在雕版書法發展上的重要性。

⁹ Frederick W. Mote, "Preface: Calligraphy and Books — Their Evolving Relationship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2, no. 2 (Spring, 1988): 3-16; 中譯本見牟復禮、朱鴻林合著,畢斐等譯,《書法與古籍》(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10)。

¹⁰ Ming-Sun Poon, "The Printer's Colophon in Sung China, 960-1279," *The Library Quarterly* 43, no. 1 (Jan. 1973): 39-52; 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¹¹ 基本上,序跋文字內容本身亦是版本學鑒定的依據之一,參見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頁 493-501。不過,序跋所提供的資訊顯然不僅止於此,文學面的討論也有待開發。相關研究參見吳鷗,〈談宋遞刻本楊萬里詩集的序跋〉,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36-142;王次澄,〈元初詩集序文價值探討:以衛宗武、牟巘、何夢桂作品為例〉,收入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395-414;趙鴻中,〈歐陽脩序跋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¹² 王大路、林辰責任編輯,《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北京:線裝書局,2002-2003)。

¹³ 林柏亭主編,吳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李天鳴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圖書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任繼愈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三、雕版書法之起源問題

雕版印刷技術是雕版書法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雕版書法之起源問題的探討, 也必然牽涉到雕版印刷之發明。¹⁴ 相關例證除了印本之外,也得進一步探究雕版 所據原稿(底本)。直接對應某一印本的底本雖然可遇而不可求,但藉由「底本」 ——「印本」兩端分別留存的作品,我們仍可對雕版書法的現象做進一步觀察。

廣義而言,雕版印刷發明之初雖可以算作雕版書法的肇始,15但早期雕版印刷 的出版性質多為宗教經典,鮮少個人書風表現,亦缺乏一般使用「書法」一詞隱 **含的審美價值。和筆者所欲探討、狹義上的雕版序跋書法有一定差距。不過,這** 一脈絡下的作品也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例如早期雕版佛經與同時代寫 經書法的關係;又或是宋代雕印佛經的字體,除了使用早於宋代、傳承自唐楷的 歐體、柳體、顏體之外,傳為根據蘇軾(1037-1101)寫經摹刻而成的妙法蓮華經 印本(圖2,俗稱蘇寫本),16則顯示原來頗具個性的名家書法(尤其此處為當代 書家)亦可能經過規格化形成介於無個性和具備特徵之間的雕印字體。17 其他最 明確的相關例證,則莫過於元代初年趙孟頫(1254-1322)(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 神章經〉。18 此卷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後有張嗣真(張雨,1283-1350)跋文稱: 「嗣真深嘉其意,為請吳與趙公大書九章一卷,奉藏菴中。何君既獲是經,迺議入 梓,與真跡並傳。」吳全節(1269-1346)另跋亦云:「翰林承旨趙公子昂為錢唐何 道堅書此經,道堅梓而布之天下。(圖3)可見此卷確實具備雕版底本的功能。 對應底本另一端的印本例證,可舉收錄張與材(?-1316)、趙孟頫、杜道堅(1237-1318) 等元人雕版書法的《玄風慶會圖》為例。19 這類由佛道人士出資、邀請名家 寫經或繪圖並據以雕印的作品,應與雕版印刷發明之初多雕印佛經的淵源相關。 然而,刊刻者藉由趙孟頫的名氣與優美書法以達到傳播經典文字之用心,卻也是 不言可喻。印本當時在流傳的過程當中,內容、形式等因素皆應占有一定位置,

¹⁴ 關於雕版印刷的起源問題,學界已有不少討論,見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 《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

¹⁵ 如劉元堂認同雕版印刷起源於唐代的說法,並由唐代開始敘述「版刻書法之初起」,見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10-12、18。

¹⁶ 林柏亭主編,吳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頁 236-243。

¹⁷ 關於當代名家書法進入刻書字體,元代趙孟頫之例更受關注,見 Frederick W. Mote and Hunglam Chu,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Boston: Shambhala, 1989), 99-100, 111-112.

¹⁸ 徐邦達著,故宫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頁87-90。

¹⁹ 圖見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頁80-84。

未必皆以文本內容為重。

宗教經典以外的書籍,就筆者掌握材料所見,所謂的狹義雕版序跋書法可 以上溯北宋晚期。根據古籍版本目錄記載,與蘇黃相善的北宋名醫龐安時(字 安常,1042-1099)《傷寒總病論》政和癸巳(1113)刊本,便刻有蘇軾回覆龐氏 信札手蹟,並收錄黃庭堅(1045-1105)所撰書序,20可惜目前僅能從清人黃丕烈 (1763-1825) 蒐羅殘卷宋刻所影寫重刊版本,見到翻刻走樣的蘇軾書札二封(圖 4),而未見黃庭堅序跋。21事實上,黃庭堅為《傷寒總病論》刊行所做努力散見 於其書信,如〈與範長老〉云:「近編寫得蕲州龐老《傷寒方論》一部,極臻致, 欲付成都開板,試與問士人家有能發心開大字一本,即作序并送矣」,²²〈致雲夫七 弟尺牘〉(圖5)又記述:「龐老《傷寒論》,無日不在几案間,亦時時擇默識者。 傳本與之,此奇書也。頗校正其差誤矣,但未下筆作序,序成先送成都,開大字 本尚存,內容誠如文學史家所言,重心由「書」轉向「人」,使讀者由作者之事蹟 進而信服其作之價值,23 惟此序原本是否曾以手書鋟版,在未見宋刻的情況下,殊 難蠡測。根據南宋周必大(1126-1204)題跋:「山谷作〈龐安常傷寒論後序〉云: 『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道人指東坡也,今又書聖散子傳,若安常 所謂得二公而名彰者耶!」24本書原應由蘇題前序、黃撰後序,同時兼得蘇黃大 力推薦。然而,蘇軾當時卻未能履行為龐書題首的承諾,於黃庭堅序成隔年、即 建中靖國元年(1101)逝世。嗣後蘇黃文字又遭黨禁毀損,致使「黃序蘇札,其 名皆空」, ²⁵ 本書現存面目不全,應源於此。儘管如此,政和癸巳年(1113)刊刻 此書的龐氏門人選擇以東坡手蹟鏤版,除著眼信中稱讚龐書「真得古聖賢救人之 意, 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 蓋已義貫幽明矣」之外, 顯然也相當重視蘇軾書法, 否則無須刻意保存手書樣貌。蘇札的內文與形式,無疑替彰顯龐書提供雙重見證。

受限於北宋印本流傳稀少,難以就實例進行討論,不過,在技術層面上與刻

²⁰ 周西為人編,《宋以前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頁117-118、602-607。

^{21 (}宋)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嘉慶黃丕烈校刊士禮居叢書重印本影印),輯45冊41。

²²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冊105,頁300。

²³ 楊慶存,〈論黃庭堅散文及其人文精神〉,收入莫礪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769-797。

²⁴ 岡西為人編,《宋以前醫籍考》,頁605。

²⁵ 岡西為人編,《宋以前醫籍考》,頁607。

書相近的刻碑或刻帖,²⁶ 卻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刻石起源甚早,起初多是由書手直接以朱墨書於石面再加以刊刻(實例可見高昌墓磚),後來才改成先書寫在紙面。至於先書於紙上、而後摹勒上石的做法始於何時,近年何炎泉根據蔡襄(1012-1067)以「百衲碑」方式書寫〈畫錦堂記〉、黃庭堅〈牛口莊題名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等文獻與墨跡,指出至遲在北宋時已然如此。²⁷ 現存與刻石相關的宋代墨跡,還有尚未定稿、留有多處塗改痕跡的黃庭堅〈王長者、史翊正墓誌銘稿卷〉(日本東京国立博物館藏),²⁸ 或是形式完整、極可能直接用作刻碑底本的南宋張即之(1186-1263)〈李衎墓誌銘卷〉(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等。在刻帖的部分,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出內府所藏歷代真跡,命臣下刻成《淳化閣帖》,即為今日所稱「法帖之祖」。²⁹ 無論《淳化閣帖》刻於石或木,在底本(歷代真跡)不可能受到破壞的前提之下,當時必然已有一套盡量如實地將書跡轉換到石面或木版的做法(例如勾摹),而這正是狹義雕版書法之出現頗為重要的一項前提。刻書是否也存在類似於刻碑的技術性轉變,並無確據,但綜合刻帖一起觀察,北宋晚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關於雕版序跋書法之緣起,雖然可以上推至北宋末年,以現存材料來看,真 正興盛的時期應是南宋。如清末民初葉德輝(1864-1927)〈宋刻本一人手書〉記 載以一人之力書寫鋟版成書的例子均出於南宋。³⁰ 祁小春書中收錄九例宋代雕版 書跡當中,北宋僅二例,³¹ 南宋人占了七例,³² 且並非全然符合筆者所界定以序跋

²⁶ 刻書與刻石在技術上雖有陽刻與陰刻之別,又有反書或正書之異,但由南宋刻工姓名重出現象 可知兩者確有相通。例見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110-111。

²⁷ 何炎泉,〈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故宮學術季刊》,31 卷 3 期 (2014 春),頁 57-102。

²⁸ 然而,由於〈王長者、史翊正墓誌銘稿卷〉屬於草稿,難以確知刻石定稿所用書體為何。近年出土黃庭堅撰文并書丹〈徐純中墓誌銘〉顯示係以小字行書寫成。圖版見徐振華,〈修水縣新出土黃庭堅撰書《徐純中墓誌銘》〉、《書法》,1990年1期,頁39-40。

²⁹ 刻帖的起源雖有五代南唐之說,但並無確據。參見王靖憲,《《淳化閣帖》概述〉,收入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1-28。

³⁰ 這些南宋人是吳說 (活動於十二世紀中期)、岳珂 (1183-1243)、楊次山 (1138-1219)、王思恭 (活動於十二世紀後期)。見(清) 葉德輝,《書林清話》,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觀古堂1911年刻本影印),2編冊50,卷6,頁10b-11b。

³¹ 徐鉉(916-991)撰並書篆《說文解字》與句中正(929-1002)等《古文四聲韻》序。見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頁72-74。

³² 此七例為梁季珌(1143-1208)《漢書》序、章大醇(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題《通鑑紀事本 末》、吳說撰并書《古今絕句》、吳奥然(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翰墨大全》序、魏了翁《註 鶴山先生渠陽詩》跋、周密(1232-1298)撰并書《草窗韻語》、楊次山書《歷代故事》。見祁 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頁74-78。

書札為主的狹義雕版書法。劉元堂根據《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輯錄行書序跋,表列六十餘則作品全部出自於南宋時期,尤其是南宋中晚期居多,另有少數篆隸之作。³³可見南宋時期雕版序跋書法實例遠超出北宋,堪稱是見證雕版書法由草創至興盛的時代。對照刻書產業在宋代的發展,隨著重心由官刻(尤其是中央國子監)在北宋中晚期向下轉移,³⁴南宋民間出版(含家刻與坊刻)蓬勃興盛,官民刻書相互激盪,³⁵雕版序跋書法在此環境下粲然有成。

另一方面,從南宋書法的角度來觀察,莫家良提示南宋人在經歷靖康之變後,藉由刻帖、刻書等活動企圖重建北宋文化傳統。如藏書家岳珂、廖瑩中(?-1275)同時從事刻書與刻帖等,³⁶可見兩者在當時密切相關之一斑。此外,莫氏更指出南宋刻帖的特點在於摹刻不少當代墨跡,其中又以曾宏父(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刊刻《鳳墅帖》為代表,³⁷帖中收錄許多不以書法名於世的各領域南宋名人書跡,顯然不只意在傳播書法而已,而更著重於保留當代文化,³⁸殊為特別。由這點來看,現存於(南)宋版書中的雕版序跋書法性質頗為近似《鳳墅帖》,皆以南宋文化、政治名人手跡為大宗。不同的是,《鳳墅帖》是以曾宏父為中心蒐羅、整理所形成的一套斷代刻帖,而雕版序跋書跡卻零星散見於各部善本古書,並無特定的中心或體系。有鑒於此,筆者選取活動於南宋中晚期、有墨跡可供與雕版書跡作對照的理學家魏了翁為關注焦點,試圖分析非書法名家、卻享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文人,其雕版序跋書法具有何等重要性或是文化作用,盼望能夠更進一步瞭解此一現象的不同面向。

³³ 篆隸的比例極少,多見於正文(如《說文解字》)或牌記,隸書序跋僅一、二例。見劉元堂, 〈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91-106、163-172。

³⁴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56-69。

³⁵ 許媛婷、〈圖書行四方——談南宋圖書的生產、行銷與傳播〉,收入李天鳴主編、《文藝紹興: 南宋藝術與文化・圖書卷》,頁 64-75。此外,日本文化廳收藏宋高宗(1127-1162 在位)〈徽宗文集序〉墨跡是否可能曾用於官刻雕版?尚待進一步考察,圖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読売新聞社,2003),圖版72。

³⁶ 廖瑩中世綵堂刻書早已為版本學界熟知,惟其刻帖僅見記載而未見實物。近來學者發現有《世 綵堂小帖》殘本誤綴於元刻《樂善堂帖》之後,見王連起,〈元《樂善堂帖》考略〉,《故宮博 物院院刊》,2001年5期,頁31-37。

³⁷ 此帖僅剩上海圖書館藏殘帙。圖版見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8·宋鳳墅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³⁸ 莫家良, 〈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 《故宫學術季刊》, 28 卷 4 期 (2011 夏), 頁 59-94。

四、魏了翁其人其書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世稱鶴山先生,邛州蒲江人(今四川邛崍)。與西山先生真德秀(1178-1235)同為慶元五年(1199)進士,二人為理學同道,時人並稱「真魏」。魏了翁在朝中與權相韓侂胄(1152-1207)、史彌遠(1164-1233)不和,嘉定三年(1210)返鄉築室白鶴山下,辦學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嘉定六年(1213)知眉州(今四川眉山),後又奉召入京,理宗寶慶元年(1225)因受彈劾貶至靖州(今湖南靖縣),即使如此,當時仍有「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紹定四年(1231)官復原職,端平二年(1235)遷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出京之時,理宗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堪稱其一生最顯耀的時刻。兩年後辭世,卒諡文靖。著作有《鶴山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九經要義》、《古今考》等。39

魏了翁主要是因理學著稱於世,理學家身分無論是在瞭解魏了翁的治學取向、名望地位等方面,都顯示一定的重要性。魏氏在書法上較不為人所知。南宋董史《皇宋書錄》下篇稱其:「善篆,不規規然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⁴⁰ 在宋代這一篆書相對沉寂的時代下,擅長篆書顯得頗為特別,值得另外探索。魏了翁曾在受託替《篆韻》一書寫序時指出:

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謂之游」,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字九舛,安於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怪也。41

魏了翁認為篆籀、六書等「小學」正是聖人時代碩果僅存的學問,時人卻不以俗字 為忤,小學也往往受到學者忽視。由此不難看出魏了翁注重篆籀的用意,與金石學 家摩娑古器一般,同樣是出自於對聖人之學的緬懷,與其理學背景緊密結合。⁴² 後

^{39 (}元)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437,〈魏了翁傳〉,頁 12965-12971。

^{40 (}宋)董史,《皇宋書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冊2,頁642。

⁴¹ 曾素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册 310, 頁 38。

⁴² 魏了翁曾自述:「某自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鐘鼎款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熙間善本」,此外,〈書小學之後序〉、〈彭山李肩吾字通序〉、〈潘舍人集篆韻序〉等書序均可見魏氏偏

人由其文集輯出的《鶴山題跋》,也被學者認為不出當時理學家「知書論人」的風氣。而由於請託魏氏題跋者多為當代名士,學者指出魏了翁在當時文人心目中應有一定地位。⁴³ 在題跋之外,魏氏受人請託作榜書及其在四川境內留存的摩崖石刻記載甚多,除了同時期董史(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記載「余嘗見『龜龍麟鳳』四字,又于南昌尉饒實夫處見所篆『先世墓道』大字,皆名筆也。」⁴⁴ 元末述律鐸爾直(約活動於十四世紀後期)亦稱「鶴山先生文靖公法書,西蜀最多……獲觀先生大書特書諸院題額,與夫碑刻之文,處處有焉。」⁴⁵ 據學者輯錄相關文獻,魏了翁至少題過「鑒亭」、「雲吟山」、「東山精舍」、「川上樓」等等四十多則榜書,⁴⁶ 今存摩崖石刻如四川大足寶頂山有其篆書「毗廬菴」、楷書「寶頂山」(圖 6),⁴⁷ 使人得見魏了翁大字榜書之一斑。

可惜魏了翁篆書手跡已不見於今日,傳世兩件墨跡均為行草書尺牘,其一是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提刑提舉帖〉(昭代親友帖,圖 7),其二則是上海博物館的〈文向帖〉(圖 8)。徐邦達根據內文事蹟作考釋,認為〈提刑提舉帖〉書於嘉定十四年(1221),而〈文向帖〉可能是寶慶元年(1225)之作。⁴⁸ 關於魏了翁行草書的評價,方愛龍指出魏了翁書法兼有顏真卿(709-785)之穩重與米芾(1051-1107)之跌宕,並認為其書最接近南宋前輩呂祖謙(1137-1181),惜無文獻佐證。從南宋書法史來看,魏了翁至多以其行草書被歸入南宋晚期的小名家,較受關注的反而是《鶴山題跋》。⁴⁹ 再放大至中國書法史而言,南宋書法向來不受重視,甚至被學者評為「因循」、「氣息奄奄」,魏了翁書法也隻字未提。⁵⁰ 凡此皆可看出魏了翁並非傳統書法史關注的對象,由其人雕版書法為個案出發,正可以提供不同於一般書法史的視野。

附帶一提,北宋時另有一位陳了翁(1057-1124)與魏了翁易於相混,如中田

好小學之傾向。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册309, 頁367; 册310, 頁3、27、38。

⁴³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68。

^{44 (}宋) 董史,《皇宋書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2,頁642。

⁴⁵ 述律鐸爾直跋文位於上海博物館藏魏了翁〈文向帖〉之後,參見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頁 567。

⁴⁶ 彭東煥,《魏了翁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頁 37-40。

⁴⁷ 學者考訂書於嘉定十六年(1223),見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230-231。

⁴⁸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頁 564-570。

⁴⁹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32-236,《鶴山題跋》的部分見頁 367-369。

⁵⁰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恭》(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 255-352。

勇次郎引真德秀「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評價魏了翁書法。⁵¹但若查李忠定公(即李綱,1083-1140)文集所收數種跋了翁墨跡,可知其評論對象應是陳了翁而非魏了翁,⁵²此 誤亦為祁小春一書所沿襲,檢視相關著錄時不可不察。

五、魏了翁雕版書法

就筆者目前蒐集所得,魏了翁雕版書法見於南宋李壁(1159-1222)注《王荊文公詩》、南宋陳思(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輯《書苑菁華》、南宋王德文(1190-1246)《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另南宋衛湜(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禮記集說》中可見一小部分殘字,且均屬行草書,以下將分別述之。

(一) 南宋 李壁注《王荊文公詩》南宋刻本(圖9)

南宋李壁注《王荊文公詩》一書共五十卷,自宋元以來皆有刊印。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概述其版本時,曾提及一套宋刊殘本十七卷,惟不知所終,故祝氏以為現存最古版本僅及於元代。⁵³ 不過,祝氏未能寓目的宋刊殘本,實際上已經由私人藏家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⁵⁴ 昌彼得根據書中避諱約當寧宗(1168-1224;1194-1224 在位)之時,刻工又是南宋中期江西撫州地區著名雕工,推測此書為南宋時期撫州刻本。⁵⁵ 由此可知,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此套殘本十七卷堪稱是宋槧孤本,書中保留魏了翁雕版書法面貌,頗為珍貴。此序文圖未見全帙,僅發表最後一段。書風偏向端正的行楷,乍看之下與墨跡不太相似,但署名與其他作品結體相近(表一),尤其「翁」字下方「羽」右部豎鉤均有稍微向外的弧度,可能是間接學自米芾的特色。又部分結字極為相似,如「欲」字第二筆帶到高處再往下,以及「今」字第一筆拉長向下帶再挑起的特色(表二),故確認應出自於魏了翁之手。對比於書中正文使用規整楷書、風格介於顏柳之間的字體,且刻出清晰界行的作法,魏了翁序文未刻界行,應當是為了較好地保留其書法面貌而有意為之,

⁵¹ 中田勇次郎,〈南宋の書と題跋〉, 收入氏著,《心花室集:中田勇次郎著作集》(東京:二玄社,1985),冊4,頁5-32。

⁵²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172,頁 45、47、50-52。

⁵³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35-343。

⁵⁴ 林柏亭主編,吴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頁 126-135。

⁵⁵ 昌彼得,〈連城實笈蝕無嫌——談宋版李壁注王荊公詩〉,收入氏著,《增訂蟫菴羣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278-284。

惟每半葉仍維持整齊的六行。字字之間行氣連貫、錯落呼應,結字左右欹側,整 體用筆看來有較多刀刻痕跡且字體偏瘦,筆者認為是雕刻上版時造成的效果。不 過,刊刻者雕版時選擇以魏了翁手書上版、保留其獨特的行楷風貌,而不是讓書 手一次抄寫全書再行雕版,顯得別有用心。下面將探討《王荊文公詩》箋注者與 魏了翁之間的往來以及魏了翁所作書序,以瞭解雕版書法出現的可能情境。

表一 魏了翁簽款比較

王荊文公詩 1	寶頂山	文向帖 1	書花菁華	王荊文公詩 2
提刑提舉帖 1	文向帖 2	提刑提舉帖 2	禮記集說	楽陽詩

王荊文公詩	文向帖	書苑菁華
治	1/2	结
今	5	K
棒	M	

表二 魏了翁書法剪字比較

《王荊文公詩》之箋注者李壁,字季章,號雁湖,又號石林,眉州丹稜人(今四川丹稜),為南宋史學家李燾(1115-1184)之子,李氏父子書跡均可見於《鳳墅帖》殘帙。⁵⁶ 李壁於寧宗時官至參知政事,開禧三年(1207)受韓侂胄牽連被貶至江西撫州臨川。魏了翁序稱「石林李公〔李壁〕曩居臨川,省公〔王安石〕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注於其下,涉日既久,後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可知李壁作注應與被貶經歷頗有關聯。李壁替臨川人王安石詩箋注,想來亦有其弦外之音。關於此書評價,或以為此書是少見宋人注宋詩之作,對後世理解王安石詩影響甚大。⁵⁷

魏李二人之來往,據彭東煥《魏了翁年譜》可知魏氏於嘉泰三年(1203)入京,與李壁共事。十年後嘉定六年(1213)魏了翁知眉州,為家居的李壁賦詞祝壽,此後每逢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壁生日,魏氏多有祝賀之作。嘉定七年(1214)三月魏了翁所修蟇頤堰落成,李壁即賦詩慶賀,魏氏亦有和詩。九月李壁訪魏了翁於環湖,留有酬唱詩詞。十一月庚午(十日)魏了翁為李壁注《王荊文公詩》

⁵⁶ 李燾被歸入「南渡史學帖」,李壁則屬於「南渡名賢詩帖」。圖版見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8·宋鳳墅帖》,頁63、97。

⁵⁷ 湯江浩,〈李壁注荊公詩考論〉,《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2期,頁77-81;王友勝,〈論《王荊公詩箋注》的學術價值與局限〉,《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2期,頁53-57。

撰序,收錄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題名作〈臨川詩注序〉,即今本所 見序文(詳下)。其後李壁或為魏了翁餞行、或替魏了翁及魏母祝壽,李壁於嘉定 十五年(1222)卒後,魏了翁作〈哭李參政壁文〉以哀悼之。⁵⁸兩人年歲相差近 二十歲,但彼此往來密切,實屬忘年之交。

魏了翁替李壁箋注寫作的書序,起首從王安石文集之纂定談起,指出北宋官 方少修臣下之文,「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魏氏稱讚 薛肇明(薛昂,約1056-1134)等人所編實乃「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59 然 而,靖康之亂造成文稿散亂不存,而王安石詩文博覽群書,典故早已融入其詩文 之中,「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一般人 不易讀懂王詩。序文接著提到「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固已粲然盈 編,特未書出以示人也。了翁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闚奇摘異,抉隱發藏, 蓋不可以一二數。」 推測魏李二人情誼之深厚,故李壁願以書稿見示,而魏了翁讀 後更進一步指出李壁注揭發王詩晦澀之處,並藉此談到箋注訓詁之學往往有所迴 護或闕漏,稱讚李壁注王詩「其豐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 若博見強志,廋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鉤析,俾覧者皆得以開卷瞭然」,可知魏了 翁評價之高。魏氏隨後又舉〈明妃曲〉、〈日出堂上飮〉、〈君難託〉三例說明李壁 注之特色,且「自餘類此者尚眾,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 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箋訓云乎 哉!」文末收尾呼應前面所談箋訓之學,認為李壁詩注發揮義理,如此方才堪稱 為「箋訓」。序文最後一段如下:

石林嘗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u>其為文章</u>,固已施諸朝廷,編之金 <u>饋。此殆公得之遊戲者</u>,而其門人李西美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了 翁叙所以作,迺書以授之。嘉定七年十一月庚午臨邛魏了翁謹序。60

上引劃線文字不見於今日傳世常見版本,而是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圖9)補出。⁶¹此段內容不僅委婉點出李壁昔日得以參政,對比今日賦閒里居的情況。並指

⁵⁸ 彭東煥,《魏了翁年譜》,頁 164、167-168、172-174、177-178、188、193、201、216、239。

⁵⁹ 關於薛昂編書一事,參見湯江浩,〈薛昂奉旨編定《王安石集》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 年3期,頁38-42。

⁶⁰ 本文所引魏了翁序文內容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原書圖版及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册 310,頁12-13。

⁶¹ 林柏亭主編,吳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頁 129。

出李壁文章曾被朝廷所編纂,而此部王安石注僅是其人非正式的遊戲之作,暗示李壁或因政治上不得志,乃轉向作箋注一類之「遊戲」以自遣。此言不免令人懷疑魏了翁是否有替李壁抱不平的弦外之音,這段文字可能便是因此遭到刪減。下文提到此書之刊刻與序文之邀寫是由李壁門人李醇儒(生卒年不詳)所推動,最後更有明確紀年,為考訂此序寫作或初刻時間提供有力證據。此段序文的價值除了校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保存魏了翁書法原貌,難能可貴。至於此一現象背後的原因,筆者推測可能是李壁弟子李醇儒為了彰顯得到魏了翁書序,因而特意以原貌雕版印行。關於這點,以下將在綜合觀察其他例證後一併論述。

(二) 南宋 陳思輯《書苑菁華》宋刻本(圖 10)

南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共二十卷,《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全帙。⁶² 是書鈐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天祿繼鑑」、「乾隆御覽之寶」印,曾經《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於宋版子部之下。⁶³ 學者認為由於刊刻年代已是南宋末葉,故於帝王避諱不甚嚴謹。⁶⁴ 書中內容主要是纂集歷代討論書法的各類文字,雖然流傳甚廣,卻也招致蒐羅廣雜、不辨真偽、貽誤後人的批評。⁶⁵

《書苑菁華》宋刻本正文每半葉為十一行,字體偏於歐體之瘦長方正;書前魏了翁序文卻是以行草寫就,每半葉僅五行,推測可能是刊刻時為了配合字體大小而特意調寬界格,但全序行款仍有受到調動,如圖 11《書苑菁華》局部的第二行末尾「若」字帶筆向下,顯然原來是和隔行起首「好」字相銜接,卻在刊刻時被斷開,故而使全作行氣變得較為鬆散。若就書風而言,比起《王荊文公詩》雕版書法之稍顯清瘦,此序帶有更多行草筆意,也更接近現存墨跡。惟刊刻時難免受到影響,除行氣有異之外,部分帶筆也無法流暢刻出,如圖 11 右半第三、第四行(又於此……以及於秦漢)以及左半第四行(猶於)「於」字皆有帶筆,雕版時都變得不甚自然,筆力也較墨跡為弱。66 但仍然可以見到「所」、「猶」字結體一致,

^{62 (}宋)陳思纂次,《書苑菁華》,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子部冊1。

^{63 (}清)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收入《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5,據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刊本影印),冊10,卷5,頁18b-19a。

⁶⁴ 張燕嬰,〈書苑菁華二十卷〉,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唐宋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頁390-391。

⁶⁵ 余紹宋,《書書書錄解題》(臺北:中華書局,1980), 卷8, 頁 13b-14a。

⁶⁶ 劉元堂評此書風格:「筆書粗細差縣殊,參差不齊,有失均衡。雖走筆流暢,然用筆軟蹈,與

應當同為魏了翁所書。以下錄出魏了翁序全文:

古以書為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書于策」,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阿買八分,猶為不識字也。臨安鬻書人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為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可尚。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鬥妍,非吾所謂識字者。君〔若〕好學者又於此遡流尋原,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庶乎!鶴山翁題。67

此序篇幅不長,觀其文意,魏了翁對此書的評價,雖不無稱許之處,但又指出學習者應當由此溯本追源至秦漢以上的小學、篆隸,不能僅僅停留在漢魏以後論書的層次,再次印證魏氏偏好篆書、小學的背景。另外,魏了翁此序並未收於文集中的「序」類,而與其他題跋放在一起,題名為〈題陳思書苑菁華〉,筆者推測是由於魏了翁署名「鶴山翁題」,或者是篇幅較短,後人編輯時不察而置在題跋類之下。相較於魏了翁與李壁交情匪淺,陳思基本上僅以「臨安賣書人」身分出現魏了翁文集當中,如魏氏曾指示晚輩可從賣書人陳思處取得讀易經的參考書籍,68 但次數極少。關於陳思其人,以往多與同在臨安刻書的陳起父子相混淆,葉德輝〈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引陳思所刻諸書種類、序文內容與紀年辨明陳思與陳起父子之別,附帶推測魏了翁此序為理宗寶慶初年(1225)返回京城時所作,且指出舊題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魏了翁序文,係依照陳思編《寶刻叢編》書前魏氏序文偽改而成,69 可見序文或有一定影響,後人編書時才需要偽造以求抬高身價。《寶刻叢編》魏了翁序並未收錄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錄出全文:

余無它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鬻書人陳思多為余收攬散逸,扣其書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稡《寶刻叢錄》見寄,且求一言,蓋屢卻而請不已。發而眎之,地世行年,炯然在目。嗚呼,賈人闚書于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為而不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元(1229),鶴山翁。70

其學者身分不稱。」見〈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 172。筆者認為粗細對比強烈正是魏了翁書與 張即之暗合的特色,是否失之均衡則見仁見智。而用筆軟媚或為雕版所致,墨跡並無此缺點。

^{67 (}宋) 陳思,《書苑菁華》,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2,頁427。部分缺訛依宋刻本圖版補正。

⁶⁸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册 309, 頁 377。

^{69 (}清) 葉德輝,《書林清話》, 卷 2, 頁 18a-27a。

⁷⁰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册 310, 頁 81。

本序同樣篇幅短小,但仍可看出賣書人陳思與魏了翁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書籍買賣之上。陳思寄書稿求魏了翁題序,魏了翁屢次推卻不成,才撰成此篇,並附帶感嘆文人豈能不如商人認真,隱含士商身分之別。若就形式來做比較,《書苑菁華》(圖10)與《王荊文公詩》(圖9)兩件魏了翁雕版書跡,由於《書苑菁華》序文可能寫成的年份與傳世墨跡相近,皆為寶慶元年(1225)前後,是以書風與墨跡較為相近;而其年份比《王荊文公詩》序文晚了約十年左右,故而筆者推測兩序書風上的差異除刻工之外,時代早晚可能也是頗為重要的變因,惟目前所見魏氏書跡數量尚不足以做編年,只能留待新材料出現再予以探究。不過,李醇儒與陳思皆以魏了翁手書鋟版,就彰顯的層面而言可說是不相上下,陳思爭取推薦的意涵甚或更加強烈。

有趣的是,陳思編纂之《寶刻叢編》雖然未見可靠的早期刊本,無法一窺其原貌是否以手書上版,頗為可惜。但此書現存版本除魏了翁外尚有三篇序文,⁷¹ 三文均提及臨安鬻書人陳思邀寫書序一事,其中一位作序者乃陳伯玉、即《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1179-1262)。陳氏序文書於紹定辛卯(1231),其中對於陳思編書、刻書的業務讚賞有加,文末更以柳宗元(773-819)為藥商未清(生卒年不詳)作傳的典故,稱「余故樂為之書,是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由此不只可見書商與文人往來之一斑,更能一窺當時書商或刊刻者向文人邀寫書序寫作之背景。

(三) 南宋 衛湜《禮記集說》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刻本(圖 12)

南宋衛湜撰《禮記集說》共一百六十卷,今有宋刻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⁷² 根據明抄本可知《禮記集說》一書原有魏了翁寶慶元年(1225)序文、衛湜寶慶二年(1226)進呈《禮記集說》一書上表暨同年所書自序,以及嘉熙四年(1240)衛湜所撰後序。⁷³ 現存版本便是根據衛湜跋語訂為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刻本。⁷⁴ 惟現存宋刻本卷首殘缺,魏了翁序文僅剩些許殘字、「了翁」署款及「鶴山書院」印(圖 12-1)。儘管如此,筆者比對簽款後亦肯定原作為魏了翁所書(表

^{71 (}清)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清光緒 八年十萬卷樓刊本影印),冊20,卷37,頁18a-21a。

^{72 (}宋) 衛湜,《禮記集說》,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冊44。

⁷³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8。

⁷⁴ 李致忠,〈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唐宋編》,頁64-66。

一),且推估原本版式也曾因應手書雕版而有所調整,可惜大半均已殘損。

不過,儘管宋刻本卷首之衛湜上表與自序已然殘缺不見,幸運的是卷末尚存衛湜跋語兩則(圖 12-2~12-4)。此跋每半葉僅八行,書法較多顏體特有的轉折,和正文每半葉十三行、字距緊湊、且偏向柳體筋骨的字體(圖 12-1)相比,兩者顯然出自不同人之手。衛湜跋語第一則紀年寶慶丙戊年(1226),第二次識語格式較低(圖 12-3 左半),提到紹定辛卯年(1231)適逢趙公善湘(?-1242)願意出資刻書,其後衛湜陸續增訂,並於庚子年、即嘉熙四年(1240)自行「撙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圖 12-4)。觀察前後兩次識語年代雖有不同,但僅有格式高低之差,應是再版時一併謄錄初版識語而成。雖然衛湜並無墨跡可供比對,但跋中部分結字接近《鳳墅帖》所收衛湜之兄衛涇(1159-1226)筆跡,75 反映共同的家學淵源,末尾又刻入「湜」、「正叔」、「衛氏櫟齋圖書」鈐印,結合魏了翁、真德秀書跡(詳下文)皆以手書雕版的現象來看,76 筆者認為此跋極有可能出自衛湜本人之手。

至於衛湜與魏了翁的交集,除了書序之外,目前並無其他資料佐證兩人的交情。魏氏所撰〈衛正叔禮記集說序〉全文收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彭東煥推測是寶慶元年魏了翁被貶靖州,路過武進時所作。⁷⁷ 序文內容大半圍繞「禮」立論,後半才稍微述及衛湜,序末並注出衛湜姓名字號與現任官職。⁷⁸ 綜合而言,筆者傾向認為衛湜與魏了翁未必有深交,但衛氏畢竟出自「世善為禮」的「平江衛氏」一族,廣義而言堪稱為學術同道,撰序時容易就其內容或延伸思考下筆,是以能有五百字左右相當的篇幅。即使少於魏了翁替李壁所作近八百字序文,仍然遠超過賣書人陳思多次請求所得一兩百字的序文。這樣的差異與身分地位、社會關係的區別不無關聯,也很有可能反映了魏了翁對書籍內容價值的高下評判。

⁷⁵ 圖版見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8·宋鳳墅帖》,頁 55-58。

⁷⁶ 劉元堂評此書:「鐫刻精細,行筆流動。筆畫短促,又多方筆,結體險絕,近人沈寐叟書法與此有暗合之趣。」不過表中並未列出《禮記集說》所見魏了翁殘字或是真德秀尺牘雕版書法。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168。

⁷⁷ 彭東煥,《魏了翁年譜》,頁 288。

^{78「}平江衛氏世善為《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寧、何晏例,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灑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彊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衰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為武進令云。」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册310,頁44。

《禮記集說》一書卷首雖然殘缺,卷末倒是保存不少雕版書法,如衛湜跋語結 束後隔一頁,刻有真德秀尺牘一封(圖12-5~12-8)。此札前「西山先生回翰」 六字與衛湜書風一致(表四),如「西」、「回」二字橫畫均帶有些微弧度向右上, 而後提起再切下來做轉折的習慣,與衛湜識語的字跡如出一轍。又「翰」字內 「卓」的結體與「朝」字頗為接近,應係出自同一人手筆。只不過「西山先生回 翰」六字一點一畫都十分謹慎,比衛湜識語的風格來得慎重許多。真德秀尺牘的 部分,基本上並未雕刻任何界格,相較於傳世墨跡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致周卿 學士尺牘〉(圖 15),此書顯得稍微偏肥,結字也較扁。雖然並不完全相像,但其 疏朗的行氣與簽款時特殊的結體(表三),尤其是「德」左半前兩筆較緊湊、直豎 拉長的作法,以及「秀」字下半首筆均承接上半,且向左趯出之習慣,讓筆者傾 向相信此作亦是根據真德秀手書雕版。此札稱衛湜「為博雅君子,又得吾同年魏 鶴山序禮之篇,又知研精戴記」云云(圖 12-6),對衛湜本人讚譽有加。後面則提 到「〔衛湜〕首貽翰墨,存勞備至。且以所著書偕來,發函抽帙,僅閱數版,心目 已為開明……嘗鼎一臠,旨可知矣。」(圖 12-7)可見真德秀試閱後十分讚賞。雖 然無法得知衛湜是否有徵求真德秀同意讓此回函刻入書中,但此舉確實頗為值得 關注,將留待最後一節綜合討論。

表三 真德秀簽款比較

尺牘	禮記集說1	禮記集說 2	禮記集說3	禮記集說4
流	袖	嵇	35	粒、
123	122	150	125	1
英	垂	城	燕	李
A.	April	12	1	12

表四 衛湜字跡比較

「西山先生回翰」	衛湜識語	
西	因	
先	圖	
生田	生	
翰	朝	

(四)南宋 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圖 13)

南宋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目前並無可靠宋刻本。學者指出此書曾在清末民初兩次印行,第一次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貴池劉世珩(1876-1926)延請湖北名工陶子麟(1857-1928)重新鐫刻,稱為玉海堂景宋本,其底本下落尚不明朗。第二次則是民國十四年(1925),瞿氏鐵琴銅劍樓將黃丕烈、瞿鏞(1794-1840)遞藏之《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以珂羅版印行,此本又稱黃丕烈跋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已被近人著錄為明刻本。79 祁小春一書收錄《註鶴山先生渠陽詩》部分圖版並標為宋刊本,惟出處不明。根據圖中「鐵琴銅劍樓」、「黃錫蕃印」、「椒升」等鈐印,筆者頗疑其為鐵琴銅劍樓珂羅版影印之底本,亦即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黃丕烈跋本,可惜此本筆者無法得見全貌。以下先介紹《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成書之淵源,最後再回來談版本問題。

《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一書為魏了翁門人王德文以魏氏寶慶元年(1225)貶謫靖州(古稱渠陽)所作詩句加以注釋而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稱此書

⁷⁹ 彭東煥,〈《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成書與流傳中的幾個問題〉,《蜀學》,5輯(2010),頁 166-172。

有多人序跋,且皆以手書上版。⁸⁰ 其中刻有魏了翁閱書後回覆信札(圖 13),此作「了翁」署名的獨特結體十分相似(表一),書風亦接近傳世墨跡(圖 14),尤其是行內大小錯落的結組方式,筆者認為可以肯定是以其手書上版。另外,此帖原作恰巧曾經清人吳升(生卒年不詳)著錄為〈魏文靖注釋帖〉,記載如下:

此帖黃箋本,高七寸、閩一尺,有宋印一方。〔釋文:〕了翁不善為詩, 特不苟作耳。注釋下教,祗以播惡。去冬不暇詳閱,恰兩日間取而觀之, 則尤見該洽,亦有未盡得當時本意者,當為一一批注其下。恰葉元老見 訪,其歸也遂可附此,便拜納,跋語并可納上也。了翁又啟。81

〈注釋帖〉原作今日雖無法得見,猶可於雕版書跡見其一二。其內文述及魏了翁於 此書尚有批示,最後納上跋語。如同《禮記集說》後刻真德秀信札一般,此札亦被 刻入書中。

關於此書之編纂,王遂跋語認為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一作的緣起,是由於王德文先祖王蘋(字信伯,1082-1153)為二程傳人,生平經歷又與魏了翁相似,故而獨取魏了翁被貶渠陽詩文作註解,⁸² 相關事蹟尚見於前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真德秀〈致周卿學士尺牘〉一札,此札之受書者周卿學士(圖 15)即為王德文,⁸³ 信末提到「先著作文集跋語。旦夕顯得納呈」,顯示真德秀曾受王德文請託撰寫先人文集跋語。根據明代吳寬(1435-1504)跋文所言:「然其〔王德文〕學實出於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游,它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真氏受託作跋的文集,即為王氏先祖王蘋遺著《王著作文集》。⁸⁴ 換言之,王德文推崇先祖王蘋的具體作為包括了邀請當時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為先祖遺著撰寫跋語,自己更選取和王蘋行

^{80「}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一卷……案:此冊僅注鶴山謫渠陽時所作〈讀易亭詩〉一首,附實齋王先生和詩一首。前有端平三年南充游似序及鶴山手札,後有淳祐改元王遂跋。又淳祐橫艾攝提格雲溪李心傳跋、淳祐壬寅莆陽葉大有跋、淳祐二年竹坡呂午跋,終以端平乙未德文自跋。後記『注渠陽詩六卷,嗣容錢梓』一行。凡諸名賢作序跋,時有書翰與之,亦附刻於中,皆用手書真蹟,古雅可愛。」(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冊926,卷21,頁364。

⁸¹ 承蒙匿名審稿人指正,此處文字已按照雕版書跡校訂,如「不善為詩」被著錄為「不善為書」,「注釋下教」誤作「注釋六教」。(清)吳升,《大觀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8,頁266。

⁸² 彭東煥,〈《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成書與流傳中的幾個問題〉,頁167。

⁸³ 根據帖後吳寬跋文可知周卿即為王德文(圖15)。

⁸⁴ 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350-351。

誼相當的魏了翁詩作註解等等。由此可見文集之著作、編纂、出版在當時文人網絡所佔的位置,值得注意。

承上所言,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一書本身便隱含緬懷先人之意,而 王氏後人在明代對此書進行翻刻,應是出於類似的用心。與王德文裔孫王觀(字 惟顯,約活動於十五世紀後期)相友善的吳寬即指出此點: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觀字惟顒者既取刻本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顒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85

吳寬此段〈跋宋賢三帖〉除了彰顯王觀之孝心外,亦被學者援引為《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在明代翻刻的依據,彭氏即根據吳寬敘述認為宋人信札是明刻本才補入,並以此判定被清人黃丕烈、汪士鐘(約活動於十八世紀後期)、瞿鏞遞藏著錄為宋版的《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即鐵琴銅劍樓珂羅版底本),由於已刻入魏了翁、李心傳(1167-1244)兩札,因而絕非宋版。⁸⁶ 但筆者以為,今存版本或為明代翻刻,但吳寬跋文僅指出王觀曾經翻刻《註鶴山先生渠陽詩》,且「他日復得此三帖」(即吳寬所謂「宋賢三帖」,魏了翁、杜範(1182-1245)、李心傳三札),顯示翻刻與得到「宋賢三帖」並非同時,吳寬也不曾指出王觀將宋人信札補刻入書。換句話說,宋人信札不一定要到明刻本才補入。王德文淳祐二年(1242)跋已稱「領〔魏了翁〕所答書且親札,教以當時作詩本旨,復於鳳山李先生櫝尾」,顯見當時已有魏了翁與李心傳兩札,與刻本所見一致。若參照上述《禮記集說》附刻真德秀信札的情況來看,當時很有可能已刻入此兩札。又王德文年代距離明代吳寬與王觀已有一兩百年,王家舊藏信札可能因此散失,是以王觀才會自他處收回與先人相關的三封信札,此書初版時應當原本就附刻有宋人信札。

至於哪些宋人信札和跋語屬於《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原刻,目前仍不明朗。 筆者有幸於增補文章時見到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 本,⁸⁷ 赫然發現真德秀〈致周卿學士尺牘〉原來曾被刻入此書,鐵琴銅劍樓珂羅

^{85 (}明) 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正德刊本影印),冊83,卷55,頁336。

⁸⁶ 彭東煥,〈《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成書與流傳中的幾個問題〉,頁 168-169。

⁸⁷ 此本由於經過重刻,距離原跡又失真不少,是以筆者仍選擇參照鐵琴銅劍樓珂羅版之圖版。 (宋)王德文,《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貴池劉氏影刊宋本,中央研

版影印本亦刻有此札(圖16)。玉海堂本與鐵琴銅劍樓本雖然在信札次序上有所出入,⁸⁸內容卻大致相近。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正文僅註釋一首詩,篇幅不超過五葉,而序跋、信札等雕版書法卻佔超過一半以上的內容,李心傳、呂午兩人更重複刻有信札和跋語。整體極不均衡的比例使人懷疑此兩種版本均非全本。明人翻刻時增補之說亦非空穴來風。儘管如此,筆者仍認為部分序跋、信札是宋刻本原有,如王德文之子為其父所撰壙記曾特別提及此書:

先君手箋鶴山魏先生《渠陽詩集》,析文辨義,詁註甚詳,鶴山嘉之。亦既鋟板以廣其傳。克齋游丞相似為之序,真西山德秀、杜立齋範、王實齋遂皆有跋語,亦各舉先君科目。秘監李侍郎心傳跋云:「此五人者天下之正人,周卿與之游,亦無忝於所生矣。」⁸⁹

李心傳跋語原文其實還提到王德文出示他人跋語,⁹⁰ 可見王德文確實是有意識蒐集不同名賢跋文以替著作增光,可惜目前已無法確認當初刊行樣貌。《註鶴山先生渠陽詩》的版本問題尚待未來進一步考證。

綜合以上四部古籍所見例證,筆者暫且將雕版書法性質歸納為以下三類:1. 作(刊)者識語;2.他人書序或跋語;3.相關信札。下面依序加以討論。

第一類近於標記刊刻者身分的「牌記」,惟篇幅較長,不但多涉及個人編撰緣 由並提供刊刻資訊,也時常刻入印鑑以昭公信,和一般刻書的牌記仍有所別,如 衛湜(圖12-4)、王德文兩位作者自跋。

第二類是作者或刊者邀請他人題諸卷首的序文或卷末跋語。而刊刻者特意以 手書上版,帶有一定的彰顯之意,性質堪與今日書籍之推薦序相比附。由魏了翁 謝絕替其門人許玠(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後期)作序,勉勵許玠與其一味求取題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⁸⁸ 玉海堂景宋本書首冠游似 (?-1252) 序,本文僅註釋魏了翁〈讀易亭詩〉一首,後接王遂(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和詩及淳祐改元 (1241) 跋。次為魏了翁信札兩封,俱有「鶴山書院」印押尾。其後依次有真德秀、杜範、李心傳、李性傳 (1174-1255)、呂午 (1179-1255) 五人信札,最後又有李心傳、葉大有(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呂午跋語及王德文自跋兼後記。筆者並未見到鐵琴銅劍樓珂羅版全本,比對主要是參考瞿鏞記載及網路上零星圖版。

^{89 (}明)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386,卷40,〈宋故提幹王公 擴記〉,頁298-299。

^{90「}周卿游諸公間甚久,余識之十年矣。一日以所注魏鶴山梅花詩及王寶齋和章、真西山、游克 齊、杜立齋跋語筆帖示余,五公皆天下正人……。」(宋)王德文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清 光緒二十八年貴池劉氏影刊宋本),頁16b、17a。

識,不如進取求是來看,⁹¹ 題識序引的推薦顯然具有一定的號召力,才令人趨之若 鶩。事實上,相對於唐人多作「贈序」,宋代開始出現的「書序」寫作,已經為 文學史家指出乃有宋一朝之特色。⁹² 魏了翁講究作序前必須大致瞭解書中內容的 堅持,93 反映了書序被視為正式文章的慎重態度,如魏了翁為《王荊文公詩》、《禮 記集說》所撰長篇序文。這與當時發達的出版文化自然是息息相關。然而,求序 過程當中仍會有變化,是否採用手書上版也不一而足。例如魏了翁文集收有〈攻 娘樓盲獻公文集序〉(樓盲獻公即樓鑰,號攻娘主人,1137-1213),但現存宋版 樓氏家刻本《攻媿先生文集》並無魏了翁序,而僅有真德秀序文一篇,且並未以 手書雕版。94 查《魏了翁年譜》可知,樓鑰之子樓治(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後期)曾 於寶慶元年(1225)請託魏了翁替其父文集作序,95但不巧當時魏了翁被貶靖州, 僅為樓鑰〈內禪詔書〉作跋而未能完成序文,此序直到端平三年(1236)方才撰 成,96 是以今存宋版《攻媿先生文集》不見魏了翁序。另外,魏了翁本人的著作 雖有宋版傳世,如其子魏克愚(?-1269)淳祐十二年(1252)於徽州刊刻之《九 經要義》, 97 或是《重校鶴山先牛大全文集》, 98 由於刊刻時間均在魏了翁歿後, 倒 是有他人雕版書跡。而明刻《少陽集》前魏了翁序文風格與魏氏書風不類,99 應係 後人重抄上版, 並非出自魏了翁之手。

卷末跋語和卷首書序雖然位置上有前後之別,性質上卻同樣帶有推薦意涵。如《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卷末李心傳、葉大有、呂午三人跋語皆從各方面稱頌王 德文或其所注釋魏了翁詩,其中呂午跋文字大如錢,為典型的蘇體風格,¹⁰⁰頗為

^{91「}惠教新作,亹亹不倦,深所嘆畏。第委以書寫之役,則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有如來翰,所謂稿山筆塚,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為是無益也?試以此謝委諭之辱,介之儻以是為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309,頁350。

⁹²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200。

^{93「}錢白石《詩傳》,囊在成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大意,方可著語,似難臆料」。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册 309,頁 368。

^{94 (}宋)樓鑰,《攻處先生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冊14。

⁹⁵ 關於宋人刊刻先人著作以彰顯家族榮光等事蹟的討論,參見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卷3期(2011春),頁39-60。

⁹⁶ 彭東煥,《魏了翁年譜》,頁 275、435。

⁹⁷ 林柏亭主編,吴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頁110-117。

^{98 (}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冊22。

^{99 (}宋) 陳東,《宋陳少陽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刊本影印),冊39。

¹⁰⁰ 由網路上所見零星圖版看來,呂午書法與祝穆《方輿勝覽》宋刊本書前序文所見一致,均為蘇

醒目。

第三種雕版書法性質是相關信札。這類信札當中,有時提到作者請託寫跋語一事,如《註鶴山先生渠陽詩》附魏了翁(圖 13)、李心傳等信札;¹⁰¹ 有時未提及跋語,信中卻已道盡對書稿之推崇,儼然帶有跋語的推薦性質,如《禮記集說》所刻真德秀回函(圖 12-5~12-8),此札甚至勞煩原書作者恭敬題寫「西山先生回翰」,顯然頗值得玩味。平心而論,真德秀字跡並不特別突出,經過雕版之後更難保品質,¹⁰² 但書跡悅目與否僅為刻書時的考量之一。刊刻不以書法名世的真德秀尺牘,似乎彌補了無法取得前輩書序或跋語的遺憾,¹⁰³ 在某種程度上聯合文字內容與書法形式見證了作者的努力以及對其著作的肯定。有趣的是,碑刻上亦出現附刻尺牘的例子。如陸游(1125-1210)撰文并書丹之〈重修智者廣福禪寺記〉(原碑今存金華侍王府西院廊廡),¹⁰⁴ 碑陰刻有八封陸游寫與籌措立碑者的尺牘,其中最後一封提到「……石工亦甚佳。小簡尤不足傳,讀之赧然。」¹⁰⁵ 可知陸游曉得自己的信札會被刻石流傳,如此特別的「見證」和書中附刻尺牘的做法頗有相通之處,值得留意。

另外,《大觀錄》著錄的魏了翁〈注釋帖〉,儘管有機會讓人得見原作書法 之精髓,卻已脫離當時情境。不像保留在書中的信札與其他相關尺牘一起,藉由 當時能如實將書法字體傳摹到版面上再鋟版的技術,¹⁰⁶ 隨著書籍之覆刻、再版而 化身千萬,取得獨立於原墨跡之外的生命。

體。見(宋)祝穆,《新編四六必用方與勝覽》,收入《日本宫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輯1冊11。

¹⁰¹ 李心傳信札稱:「跋語之囑……當勉力執筆。」(宋)王德文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清光緒二十八年貴池劉氏影刊宋本),頁 11b。

¹⁰² 如《皇朝編年備要》宋紹定刻本之真德秀雕版序跋書跡,或因受到雕版影響,效果甚差。圖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史部冊13,頁 4a-10b。

^{103《}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存在同時刻入信札及跋語的現象,如李心傳和呂午皆是,略顯多餘。況且書中附刻真德秀〈致周卿學士尺牘〉一札言及為《王著作文集》作跋,並非《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刻入本書頗有錯置之虞,不排除係王觀蒐集相關信札後增刻。縱使如此,由鈐印、字體風格、內容等方面觀察,仍可看出李心傳、呂午所作跋語較之信札更為慎重,應是有意為之,極有可能於初刻時便已存在,並非後續增補。

¹⁰⁴ 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116-117。

¹⁰⁵ 孔凡禮,《陸游佚著輯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冊 5 附錄,頁 2535-2538。

¹⁰⁶ 關於雕版印刷之操作細節,見錢存訓著,劉拓、汪劉次昕譯,《造紙及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240-246。

六、餘論

本文由現存宋元善本古籍中呈現個人書風面貌的「雕版書法」出發,結合刻碑、刻帖在宋代的發展情況,認為刻書中出現狹義雕版書法的契機是宋代,尤其南宋出版文化的風潮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南宋理學家魏了翁雖非書法名家,其雕版書法卻屢次被刻入書中。同樣被刻進書裡的其他宋人雕版書法,雖然在書法上未必有可觀之處,卻更凸顯了它的社會性功能大於藝術性要求。因此,研究雕版書法的意義絕不僅止於補充傳統書法史之外的材料,而是能藉此進一步思考更多議題,例如南宋時期的書法文化(題跋、刻帖興盛)如何與印刷、出版文化互相闡發等。事實上,雕版序跋書法的存在可以說是以雕版印刷為最重要的前提,若是改用活字印刷,即便可以採用像今日電腦字型一般的各式字體,仍然難以顧及行氣、鈐印等逸出行界的要求,也終究無法呈現鮮明而獨特的個人特色,而這些正是書法所講究的。書法向來被奉為文人藝術最極致的代表,除了墨跡之外,在古代書齋之中,書法一般是以黑底白字的法帖、碑拓為主要的傳播載體。相較之下,書籍作為文字知識的載具,傳達書法形式並非其主要功用,也很少被視為學書典範。

關於雕版書法是否有可能被當作書法範本,甚至具有教育功能的問題,圍繞在趙孟頫名下小楷〈汲黯傳冊〉(日本永青文庫藏)的爭論是一頗為特別的例子。〈汲黯傳冊〉已被張光賓根據風格判別為元人俞和(1307-1382)所臨,並得到傳申、王連起等學者認可。然而跋文「吳典趙孟頫手抄此傳于松雪齋,此刻有唐人遺風,余彷彿得其筆意如此」提到的「此刻」該作何解卻一直不明朗。近年有學者根據趙孟頫收藏善本古籍,且〈汲黯傳〉並無著名刻石等原因,將「此刻」重新解讀為刻本,從而認為〈汲黯傳冊〉風格之特異是出於趙孟頫刻意臨摹刻本楷書的緣故,此書是其臨寫珍藏善本的小楷真跡。107 趙孟頫臨寫刻本小楷的新說雖不無可能,但仍無法令人信服〈汲黯傳冊〉為趙書真跡。從張光賓指出俞和其他臨作甚至一併臨寫趙孟頫、鮮于樞(1246-1302)跋文的情況來看,108 筆者認同〈汲黯傳冊〉通篇(包含跋文)皆為俞和所臨,而其底本或為趙孟頫臨摹刻本寫成的小楷作品。即使如此,該項特例是否能予以推衍,尚待深入探究。此外,刻書

¹⁰⁷ 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新美術》,2009 年 4 期,頁 25-48。 108 張光賓,〈辨趙孟頫書急就章冊為俞和臨本——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故宫季刊》,12 卷 3 期(1978 春),頁 29-50。

無疑具有參考功能,尤其是需要注重寫法正確與否的篆書。除了臨習法帖、拓本之外,《說文解字》一類的刊本由於收錄字形較全面,理應提供一定的權威性。不過,雕版書法即使可供學習,也應當僅是附加價值,而非主要用途。

回到以行草為主的南宋雕版書法,由於書者多半是不以書法聞名的文化、學術名人,保存其形式最重要的因素顯然不是當作臨寫對象,而是其形式——書法所標誌的獨特性,讓人得以在文字之外,經由具個性的書風聯繫到作序者——通常是有名文人(縱使當時讀者未必認得其筆跡),進而達到尋求其見證或推薦之意。換言之,雕版書法也可以看作是書籍行銷出版策略之一環,而其號召力則奠基在文人與書法在中國社會中的深厚基礎,故而難以被活字印刷取代。由祁小春整理宋元明清眾多的實例看來,109雕版書法基本上可說是與雕版印刷相終始。在更能如實傳達影像的印刷技術發明之前,雕版印刷是最簡便又最能機動調整版面而保存書法樣貌的刻書方法。書法對雕版印刷的挹注,或許也正是讓雕版印刷在中國能夠一直維持主流地位而不墜的原因之一吧。從雕版書法對雕版印刷的反饋,我們更能由此反思書法在中國社會裡的地位。

[後記]本文為數年前修習許雅惠老師「宋代印刷文化」課堂報告增修而成。在此 向曾惠予意見與幫助的諸位師長、友朋及匿名審查人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仍由筆 者承擔。

¹⁰⁹ 祁小春,《中国籍の板刻書法》,頁 23。書中圖版收錄僅及宋元明,祁氏因清代數量太龐大而割 愛。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王德文,《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清光緒二十八年貴池劉氏影刊宋本,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宋) 祝穆,《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 輯1冊11,北京:綫裝書局,2002,據宋祝穆刊本影印。
- (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史部冊 1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據上海圖書館藏宋紹定刻本影印。
- (宋)陳東,《宋陳少陽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39,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明刊本影印。
- (宋)陳思纂次,《書苑菁華》,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子部冊1,北京: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
- (宋)董史,《皇宋書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2,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1993。
- (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冊 1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四明樓氏家刻本影印。
- (宋)衛湜,《禮記集說》,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冊4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影印。
-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冊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開慶元年刻本影印。
- (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45 冊 41,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嘉慶黃丕烈校刊士禮居叢書重印本影印。
-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冊 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正德刊本影印。
- (明)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吳升,《大觀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8,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4。
-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冊 20-22,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9,據清光緒八年十萬卷樓刊本影印。
- (清)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收入《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冊 10,北京:中華書局,1995,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刊本影印。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收入《民國叢書》,2編冊50,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觀古堂1911年刻本影印。
- (清)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9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近代論著

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

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 読売新聞社,2003。

中田勇次郎,《心花室集:中田勇次郎著作集》,冊4,東京:二玄社,1985。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唐宋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中華書局編輯部,《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王友勝、〈論《王荊公詩箋注》的學術價值與局限〉、《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2期,頁 53-57。

王次澄,〈元初詩集序文價值探討:以衛宗武、牟巘、何夢桂作品為例〉,收入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 395-41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王連起,〈元《樂善堂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5期,頁31-37。

王靖憲,〈《淳化閣帖》概述〉,收入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1-28。

仟繼愈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何炎泉、〈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年春季,頁 57-102。

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余紹宋,《書書書錄解題》,臺北:中華書局,1980。

吳鷗,〈談宋遞刻本楊萬里詩集的序跋〉,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36-142。

杉村邦彦編、《中国書法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2。

李天鳴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圖書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屈萬里、昌彼得合著,潘美月增訂,《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6。

岡西為人編,《宋以前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

昌彼得、《增訂蟫菴羣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林柏亭主編,吳璧雍等文字撰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東京:東方出版社,1998。

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新美術》、2009年4期,頁 25-48。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

徐邦達著,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徐振華,〈修水縣新出土黃庭堅撰書《徐純中墓誌銘》〉,《書法》,1990年1期,頁39-40。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8.宋鳳墅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張光賓,〈辨趙孟頫書急就章冊為俞和臨本——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故宮季刊》,12卷3期,1978年春季,頁29-50。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莫家良,〈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4 期,2011 年夏季,頁 59-94。

許媛婷、〈圖書行四方——談南宋圖書的生產、行銷與傳播〉,收入李天鳴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圖書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64-75。

陳先行,《古籍善本》,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

彭東煥、〈《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成書與流傳中的幾個問題〉、《蜀學》、5 輯,2010,頁 166-172。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 重慶:重慶出版計,1999。

彭東煥,《魏了翁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湯江浩,〈李壁注荊公詩考論〉,《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2期,頁77-81。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

- 例〉,《故宮學術季刊》,28卷3期,2011年春季,頁39-60。
- 楊慶存、〈論黃庭堅散文及其人文精神〉、收入莫礪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769-797。
-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 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2012。
- 潘美月,《圖書》,臺北:幼獅文化,1986。
- 錢存訓著,劉拓、汪劉次昕譯,《造紙及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 Mote, Frederick W. "Preface: Calligraphy and Books Their Evolving Relationship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2, no. 2 (Spring, 1988): 3-16.
- Mote, Frederick W. and Hung-lam Chu.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Boston: Shambhala, 1989.
- Poon, Ming-Sun. "The Printer's Colophon in Sung China, 960-1279," *The Library Quarterly* 43, no. 1 (Jan. 1973): 39-52.

圖版出處

- 圖1 現代,洛夫,《魔歌:詩與書法合集》。圖版取自洛夫,《魔歌:詩與書法合集》,臺 北:探索文化,1999,封面、頁70。
- 圖 2 〈妙法蓮華經〉,宋刊蘇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元,趙孟頫,〈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9.元 I》,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版77。
- 圖 4 北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清嘉慶黃丕烈校刊士禮居叢書重印本。圖版取自 (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45 冊 41,頁 1-3。
- 圖 5 北宋, 黄庭堅, 〈致雲夫七弟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南宋,魏了翁,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石刻。圖版取自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9,頁 230-231。
- 圖7 南宋,魏了翁,〈提刑提舉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8·宋III》,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版43。
- 圖 8 南宋,魏了翁,〈文向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跡大觀:上海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6,圖版 23。
- 圖 9 南宋,李壁注,《王荊文公詩》(南宋刻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 南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宋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宋)陳思纂次,《書苑菁華》,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子部冊 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2003。
- 圖 11 魏了翁〈提刑提舉帖〉與《書苑菁華》字跡比較。作者製圖。
- 圖 12 南宋,衛湜撰,《禮記集說》(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 取自(宋)衛湜,《禮記集說》,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冊 44,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圖 13 南宋,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舊題宋刊本),藏地不詳。圖版取自祁小春, 《中国古籍の板刻書法》,東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76。
- 圖 14 魏了翁〈文向帖〉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字跡比較。作者製圖。
- 圖 15 南宋,真德秀,〈致周卿學士尺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6 南宋,王德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民國鐵琴銅劍樓影印本),真德秀尺牘(局部),藏地不詳。圖版取自雅昌拍賣檢索:http://auction.artron.net/getpic_new.php?type=b&host=auction.artron.net&hash=BxOE%2B6BHiJ2ejxJO%2FLAmmAVs8WX2,檢索日期:2014年4月7日。

Book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ast: A Preliminary Case Study on the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of Wei Liaoweng (1178-1237)

Hsu, Che-ying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ong edition rare books, the typeface in prefaces or colophons sometimes differs from the main body type by revealing a distinctive style of a specific pers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efine this type of font as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and relates its origin with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Focusing on Wei Liaoweng (1178-1237), a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Neo-Confucianist whose handwriting has been preserved both in prints and manuscripts, the present study is based on four books either prefaced or commented on by Wei. These are: *The Poetry of Wang Anshi* annotated by Li Bi (1159-1222), *Se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Calligraphy* compiled by Chen Si (active ca. the first half of 13th century),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collected by Wei Shi (active ca. the first half of 13th century), and *The Annotation of Master Heshan's [Wei Liaoweng's] Poems Composed During His Relegation in Quyang* by Wang Dewen (1190-1246).

By observing the typography of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reading the forewords composed by Wei, relating people's connections, and classifying the contents of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it is speculated that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is connected to book promotion. Also, Wei's forewords written for different book authors might have reflected his connections with them. Through discuss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we can further contemplate the role calligraphy played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Wei Liaoweng, woodblock printing calligraphy, Song edition rare books, prefaces and colophons, publishing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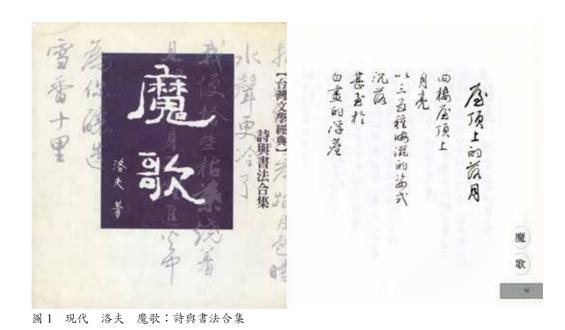


圖 2 妙法蓮華經 宋刊蘇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翰 律 伏 墳 洞 道 养 其 其 玄 林 神仙者样止止所感玄應如经所陳 醛 上清弟子三湖講師吴郡張嗣卷鐘 受者悉除怕禁減悟真鉴何居保経之身希慕 為真跡並傳與士共之其法施亦和矣所顧施者 京者矣明真深嘉其意為請吴與遊公大書 生神元章者大洞之五脉黄度之極細生民之元 九章一卷奉藏養中何君既我是經過議入釋 經資誦持不無且務行陰惠以資道本可謂動 命包也女理神典功德甚深錢,唐隐真養主何君 道聖等華 雪 空 * 變 寶生 碧 12 畫 州 佰 其 天 之 查 植 地 文 為 神 16 经 寓 乎 首 子马布 滴 九 H 些 倫 也大 梓 機 為 錢 缄 熈 和 猫 站 南 唐 鬼 神 文 何

圖 3 元 趙孟頫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北宋 龐安時 傷寒總病論 蘇軾答安常札 清嘉慶黃丕烈校刊士禮居叢書重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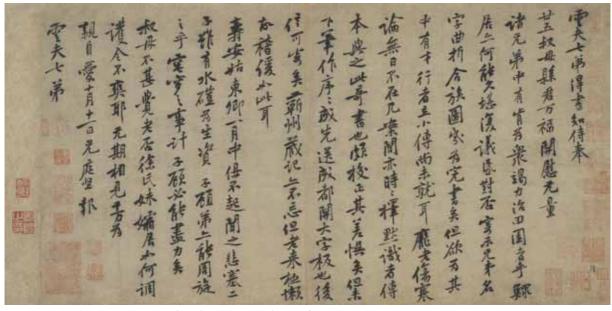


圖 5 北宋 黄庭堅 致雲夫七弟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 南宋 魏了翁 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石刻 拓本



世人生でいて有書がなか同の信心の日本人生でいて有書がなる事间成の 世界 大人生でいて有書がなか同の信心の日本がるない。 世界 一大人生でいて有書がなる事间成の 世界 一大人生でいて有書がなるがある。 これをおよう あましょう

圖 7 南宋 魏了翁 提刑提舉帖 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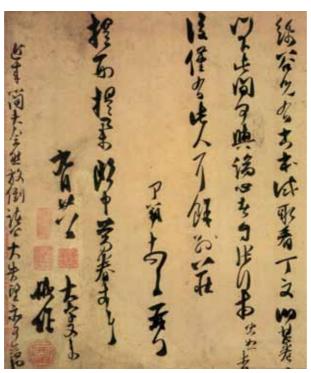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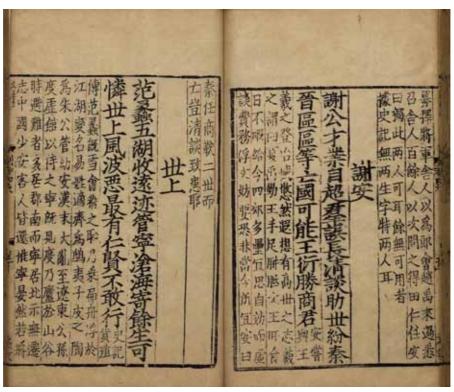


圖 8 南宋 魏了翁 文向帖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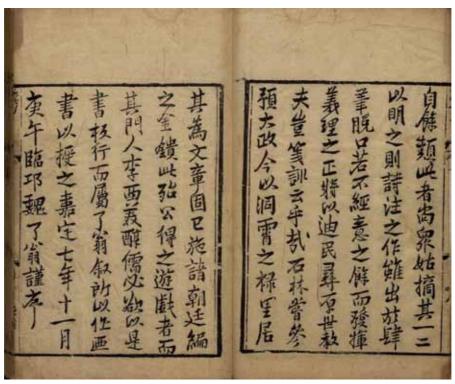


圖 9 南宋 李壁注 王荊文公詩 南宋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 播 意書子策則 也里故的艺管者以 産素ぬす 似書名名 颠馬草至 不得字明天 人際思乃能集隆 清氣至 不議字也 四 K 方係禮 两 處官心等 POT X 追 2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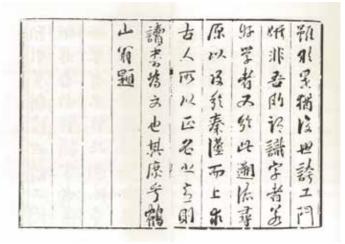


圖 10 南宋 陳思輯 書苑菁華 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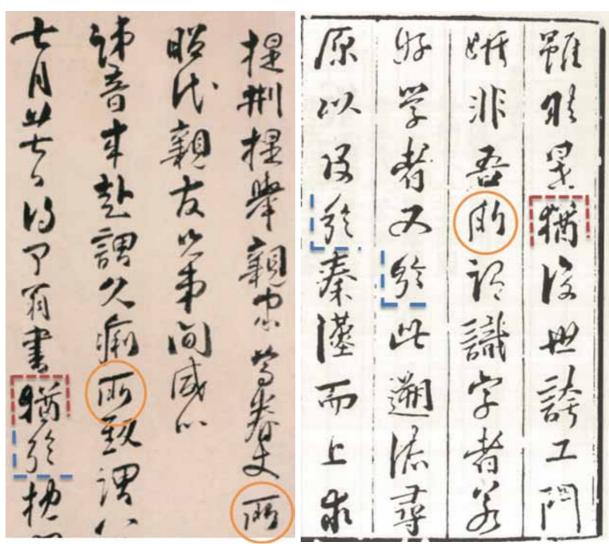


圖 11 魏了翁〈提刑提舉帖〉與《書苑菁華》字跡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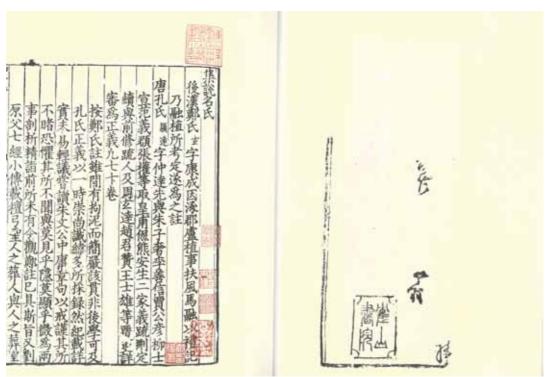


圖 12-1 南宋 衛湜撰 禮記集說 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卷首魏 了翁序文殘字、內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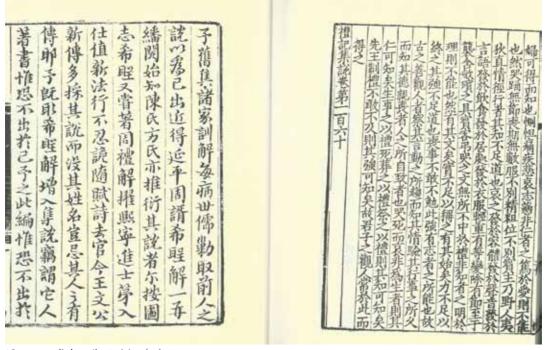


圖 12-2 卷末、衛湜跋語(1)

不肆說的由作也因不敢謂此獨辞盡行首 不肆說的由作也因不敢謂此獨辞盡行之情莫 本朝方態解此一部 清華文母之文以多 本朝方態解此一部 清華文母之文以多 本朝方態解此一部 為盡事父母則解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不肆說是即康成註乃指多 本朝方態解此一部 人以嚴格客何公着本生經母亡疑打持服

圖 12-3 衛湜跋語(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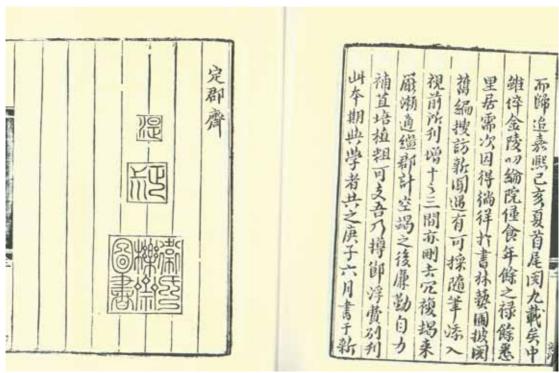


圖 12-4 衛湜跋語(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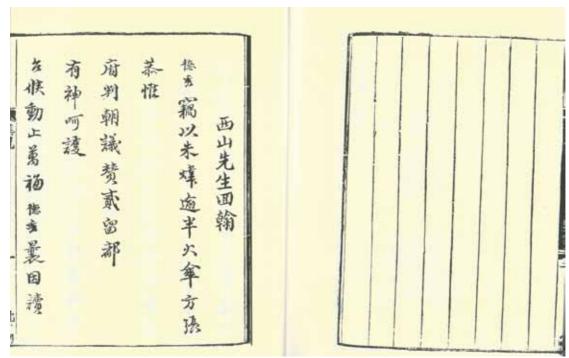


圖 12-5 西山先生回翰(1)

-12 档 全 雅 辛 執 7. 事 書 3 今 張 儒 字 功 73 幢 先 2% 浴 者 破 生 极 味 典 明 凹 于 世 沙 當 カ 成 4 據 扬 有 之 砚 松 8 孙 涉 得 アル K 70 翁 20 松 味 訂 老 畫解 面 其 用 逃 讀 1 括

祈 魏 執 標 赤 编 精 事 鴻 社 か -20-戴記情考先儒訓傳奉為 山亭 藏 然 為 念此 書 博 か m 禮 租 2 書 之高 找 沁 君 松言大訓至多 滴 子 和 又 子之黑 み 和 得 吾 同 認 年 水 而

圖 12-6 西山先生回翰 (2)

来 张 非 私 新 性 40 3 动 一绺 門 遊 商 理 用 極 天 张 方可 一到、 初 通 知 W. 此 70 2 2 D 如失 在 孙 则 就 生 事 存 7 2 别 况 别 摄 动 粉 學 邸 中 之 挪 分 神 者 3 المطالمة 蓝 秭 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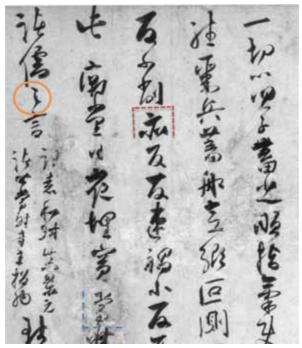
恩 版 涉 輸 挡 2 15 著 ず 墨 2% 謙 裆 回 存 省 E 發 站 勞 偕 明光 当 芸家 行業 桶 来 開 滞 孟 剛 發 雑 79 未 遊 通 2% 未 主 动 養 3% 艺 帙 Cla مطد 畫 懂 赦 卷 関 謂 数 面

圖 12-7 西山先生回翰(3)

先 彩 放 太 行 為 渚 当 2 190 方 得心 孙 鳌 **逆母緑** 到 相 六月 典切强 得 施 郝 利若知福州高头 學 FE 芸 タ脈 年 溪 别之 田中奉大夫與 村 間 由一見 石 独 中 接魚 兴 Ta 汉 敬 游 烈 孩 图 他

圖 12-8 西山先生回翰(4)

圖 13 南宋 王德文 註鶴山先生渠陽詩 舊題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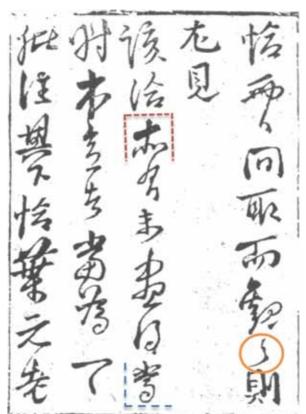


圖 14 魏了翁〈文向帖〉與《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字跡比較



圖 15 南宋 真德秀 致周卿學士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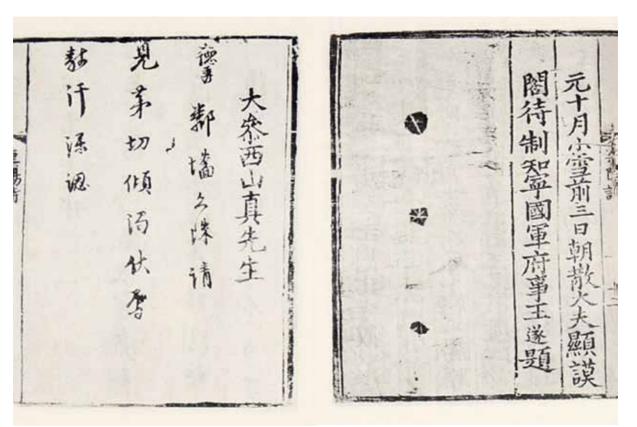


圖 16 南宋 王德文 註鶴山先生渠陽詩 民國鐵琴銅劍樓影印本 真德秀尺牘 局部 藏地不詳